



良心茶遊記

飛虎隊長陳納德(上)

1945年8月1日清晨，飛虎隊長陳納德從重慶離任返回美國。成千上萬重慶市民聞訊自發湧上街頭送行。據有關報端稱，當天湧上街頭送行的民眾多達數十萬甚至百萬。整座山城充滿了「飛虎隊」元素。街道兩旁的房屋上掛滿了各式各樣的旗幟和標語，其中許多繡着飛虎隊徽。沿途市民自發贈送了上萬件小禮品，包括做工精美的漆器、玉器、蜀繡、字畫和錦旗等。由於街道擠得水洩不通，汽車在擁擠的街道上幾乎無法行駛，情緒高漲的群眾索性將陳納德乘坐的汽車抬起來，在陡峭的山城道路上艱難行進了數小時。面對熱烈的送別，陳納德熱淚盈眶，只能激動地反覆高喊他在中國學會的兩個漢字：「頂好！頂好！」

中國官方也以最高規格送別陳納德，蔣介石和宋美齡親自設宴為他送行，破例用自己的私人汽車送陳納德到機場，並在陳納德臨行前授予他象徵至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大勳章，還贈送他一把金鑰匙，寓意中國的大門永遠為他敞開。蔣介石私人還贈予陳納德一個刻有「三十四年八月於重慶」的象牙煙盒。雲南省政府將昆明的一條路命名為「陳納德路」。

在世人眼中戰功赫赫、風頭十足的飛虎隊長陳納德，為何在中國抗戰勝利前不到一個月，竟突然離職回國呢？各方普遍認為，陳納德被提前解職召回，是個既複雜且多維度的歷史事件。主要是兩大原因：一是他與頂頭上司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和美國陸軍航空隊司令阿諾德等在戰略思想和軍事理念上有重大的分歧，而且固執己見，經常衝撞。美國政府及軍方認為陳納德是「忠實地履行了職責」的優秀軍人，但他過於冒險激進，與美國政府「先歐後亞」的戰略和美軍陸軍派的軍事思想發生激烈衝突。二是他性格桀驁不馴，特立獨行，過於另類，與美國陸軍傳統格格不入。

陳納德是「空軍至上」的理想主義者。他

堅信戰略轟炸能決定戰爭勝負，空中力量是戰勝日本的關鍵。他甚至誇口，若他獲得500架飛機，即可摧毀日本空軍並攻擊其本土與海上運輸線，從而加速太平洋戰場的勝利。陳納德反對盟軍在緬甸和滇西發起大反攻。認為史迪威主張的緬北血腥地面戰，是一條代價高昂的彎路，得不償失。陳納德的頂頭上司史迪威是西點軍校畢業的正統陸軍出身，性格強硬、刻板。他信奉傳統地面戰爭思維，認為必須首先通過地面部隊奪回緬甸、打通國際援華的陸地交通線（即後來的「史迪威公路」），才能支持中國戰勝日本，因此主張優先將資源投入反攻緬甸、訓練中國駐印軍的地面作戰。

駝峰航線是當時維繫中國戰場的一空中生命線，陳納德常常要求駝峰空運優先保障空軍的作戰物資。但史迪威認為陳納德的空中致勝計劃不現實，因此利用他控制的駝峰空運物資分配權來限制陳納德。資源分配成了兩人經常爭執的焦點。蔣介石的推波助瀾，更使得陳納德和史迪威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史迪威近距離觀察了國民黨的腐敗後，看到了中國問題的核心。他對國民黨極度失望，對蔣介石尖銳批評，堅持必須對中國龐大低效的陸軍進行徹底改造。史迪威要求改造國民黨軍隊，直接觸動了蔣介石的獨裁根基。他還主張將美援分配給八路軍、新四軍，並主張國共聯合抗日，這也是蔣介石最不能容忍的。史迪威甚至向羅斯福建議，若蔣介石拒絕交權，可轉而扶持其他中國將領。這更觸發了蔣介石最強烈的政治警覺，是蔣介石無法接受的底線。

而陳納德同蔣介石關係密切，他憑借與蔣介石的私交，不願接受史迪威的領導，還時常通過蔣介石向美國總統羅斯福告史迪威的狀。蔣介石因與史迪威有矛盾，尤其是對史迪威「親共」強烈不滿，就支持利用陳納德以求制衡史迪威，甚至致電要求羅斯福總統讓陳納德脫離史迪威指揮。陳納德和史迪威紛爭背後，實際上反映了當時複雜的美國對



● 史迪威(右)和陳納德 作者供圖

華政策矛盾與蔣介石的三角博弈。

除了戰略理念的重大分歧外，陳納德與史迪威的性格衝突也是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陳納德堅韌有遠見且驍勇善戰，但其個性太強，鋒芒過露，執拗高傲，桀驁不馴。他常常固執己見，頂撞上司；特立獨行，脾氣暴躁，與眾格格不入。他還經常包庇下屬，袒護行為不端的隊員，甚至幫下屬弄虛作假。在等級森嚴的美軍中，陳納德是絕對典型的另類，與主流完全格格不入。史迪威是職業軍官，極重紀律。他對陳納德放蕩不羈的行為和粗鄙世俗的浪漫自然完全不能容忍。

1944年9月，國民黨軍在日軍發起的豫湘桂戰役中大敗，拖了美國太平洋戰爭的後腿。美國總統羅斯福對蔣介石為保存實力用於戰後而消極抗戰強烈不滿，向蔣介石發出「最後通牒」，強硬要求蔣介石把全部中國軍隊（包含中共部隊）的指揮權都交給史迪威，並威脅若不交權就將停止對華援助。當史迪威奉羅斯福之命親自當面將「最後通牒」遞交給蔣介石時，蔣介石勃然大怒，認為這是他「平生最大恥辱」。他反過來指責史迪威為了緬北戰役，不積極支持豫湘桂會戰，要求對史迪威追責。蔣介石極為強硬地要求羅斯福必須撤換史迪威，否則不惜與美國「決裂」，他會考慮「下野」或與日本「單獨議和」。

考慮到戰後美國在亞洲的利益需要蔣介石的合作，為了緩和關係，羅斯福派遣美國總統私人代表赫爾到中國調停。赫爾利極端反共，他「深入評估」後向羅斯福報告並施壓：「如支持史迪威，將失去蔣介石，甚至可能會連同失去中國」。在強硬堅持的蔣介石和複雜戰局面前，羅斯福權衡利弊後最終作出妥協，於1944年10月19日致電蔣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

青 子衿

● 盧振輝

裏葉裏的母親

母親是客家人，八零後，生在城裏，長在城裏。她的客家話像春日細雨，尾音往上一挑，便挑亮了廚房的燈——廚房裏的母親，這個家最踏實的底色。她有一頭好髮，烏黑濃密帶着自然卷，像一蓬被風吹亂的墨雲。清晨起身，隨手一挽，插根筷子便扎進廚房。

每到清明，她做裏葉，龍眼葉洗淨，夾住紅糖糯米糰，一蒸，蒸得滿屋清香。我卻總是出門太急，把那份熱騰騰的心意晾在盤中。她從不喚我，待我關門後，默默端起涼透發硬的裏葉，一口一口，把寂寞嚼下，嚼完。

直到那個午後，醫院的電話像一枚釘釘——腎病綜合症。醫生說，再晚一步，命就懸了。她躺在病床上，臉色蒼白，還笑着安慰我們：「莫驚，食藥就好。」她總把苦難嚼碎了，混着笑，餵給我們吃。激素像一場無聲的暴風雨。苗條的腰身漸漸膨脹，臉浮腫變形，四肢脹得發亮，皮膚繃得彷彿一碰就迸裂。那個愛美的女子，在藥物摧折下幾乎碎裂。半夜裏，廁所傳來壓抑的抽泣，像蠶啃食桑葉，細細的，卻把夜啃出一個洞。我第一次看清自己的殘忍——那些匆忙離去的背影，原來都是鈍刀，一刀一刀割着她。後悔如潮湧來，我後悔沒發現她眉間的倦，後悔沒告訴她，她挽髮忙碌的身影，是這世上最美的風景。

從那天起，我學着做回她的孩子。等她端上熱騰騰的葷食，吃個精光，說：「好好味。」推掉無謂邀約，回家陪她吃飯，聽她講往事——中學騎單車送貨，20歲獨自搬出來住，把客家女性的倔強裝進小小的行李箱。她的眼裏，漸漸有光回來。

終於，激素停了。浮腫像退潮般消去，輪廓一點一點找回從前的線條。那天她站在鏡前，把頭髮散下來——墨雲依舊濃密，只是夾雜了幾縷銀絲。她穿回淡紫色的連身裙，裙擺揚起，像歷經風霜後重新綻放的花。她開始打扮，塗上口红，戴上耳環，對着鏡子笑，眼角細紋裏盛着劫後餘生的歡喜。

那個可愛的客家女，彷彿重獲新生。而我終於懂得，她的愛從來不是盤中取之不盡的裏葉，而是需要我以時光為柴、以陪伴為火，才能續上的溫。「子欲養而親不待。」我慶幸自己醒悟得不算太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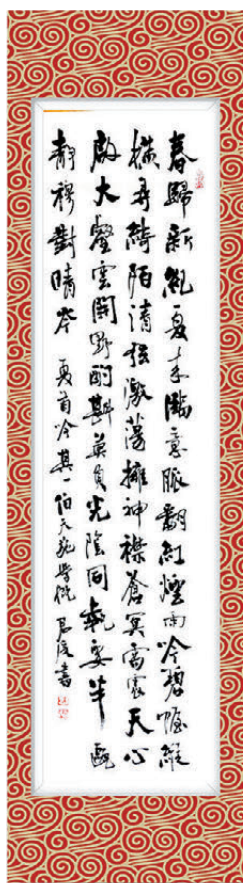
我那可愛的母親，她用半生辛勞為我們燃一灶不滅的火，用一身病痛換來我的醒悟。而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往後餘生，不再讓她的愛，晾在一旁。我要做她灶上不息的焰，做她髮間溫柔的風，做她歲月裏，最踏實的歸人。

又是一年清明時。母親的髮又挽了起來，竹篾一插，便又扎進了煙火人間。坐在餐桌前，等她端上那盤裏葉。葉是褐黃的，餡是土紅的，混成一盤化不開的鄉愁與恩情。我一口一口吃完，告訴她：「媽咪，這裏葉，好香。」她笑了，眼角細紋像變回初落的銀絲，盛着一輪被時光反覆撫摸的月。

作者為漢華中學學生，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首屆學員

詩 詞度墨香

● 梁君度



七律·夏首吟
施學概 鞠躬

其一
春歸新紀夏來臨，
意脈翻紅烟雨吟。
碧幄縱橫尋綺陌，
清弦激蕩掃神襟。
蒼冥雷震天心啟，
大壑雲開野酌斟。
莫負光陰同執要，
半甌靜穆對晴岑。

丙午三月廿一
2026年5月7日

文 化解碼

●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蔭餘堂：一座徽宅的搬家傳奇

白牆黛瓦，馬頭牆翹角凌空；天井納天光，四水歸堂聚起水運財氣。在安徽黃山休寧縣黃村的青山綠水間，曾豎立着一座清代徽派古宅——蔭餘堂。它生於公元十六世紀前後徽商鼎盛之年，見證幾代黃氏家族煙火；兩百年後，它跨越太平洋，成為北美土地上唯一完整的中國傳統徽派建築，一磚一瓦，一窗一景，屋內裝飾、陳設、傢具，皆完整復原在美國波士頓附近的一個小鎮上。

蔭餘堂的故事，始於清代乾隆或嘉慶年間。黃村一位黃姓徽商建於200多年前，黃家幾位兄弟分家後，各自在村裏的不同位置修建起自己成家立業的院落。蔭餘堂的主人常年在上海、漢口經營典當生意，深諳徽商「賈而好儒」之道，致富後葉落歸根，只為給家族築牢根基。宅名「蔭餘堂」，取自「蔭祖澤、餘子孫」，藏着徽州人最樸素的心願：承先祖庇蔭，積富餘之福，讓家族文脈與家業代代相傳。

這座古宅今天被譽為徽派建築的典範之作，佔地約450平方米，為四合五開間兩層磚木結構，格局規整又暗藏巧思。外圍高聳的馬頭牆層層疊落，既防火防風，又彰顯家族體面，是徽派建築最鮮明的標識。院內核心是「四水歸堂」的天井，青石板鋪地，雨水沿屋簷匯入天井，暗合徽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聚財哲學，也承載着家族「聚氣聚福」的期許。

建築細節處處彰顯徽州傳統工藝之美，木雕、磚雕、石雕「三雕」技藝嫻熟，樑枋上鏤雕着郭子儀上壽、耕讀傳家等圖案，刀法細膩，栩栩如生；門窗雕花精緻繁複，花鳥魚蟲、戲曲故事躍然其上；門樓磚雕麒麟送子，寓意家族興旺、子孫賢達。整座宅院有16間臥房，輔以中堂、貯藏室、魚池等，功能齊全，據說曾有八代黃氏子孫在此居住近兩百年，見證了一個家族的婚喪嫁娶、愛恨情仇，與興榮辱。

歲月流轉，時代變遷。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隨着中國的經濟發展，黃氏子孫陸續離開黃村，子孫後代有的去了上海定居，有的搬遷去了縣城居住，熱鬧了兩百年的蔭餘堂逐漸空置，日漸破敗。1995年，它被列為危房，面臨拆除或構件變賣的命運——彼時，徽州古村正大規模更新，有1萬多座古民居被當地列為保護對象，而蔭餘堂不在其列，這個在黃村百姓看起來並不重要的徽派建築即將消失在中國鄉村改造的歲月中。

就在老宅即將湮沒於時光之際，一位美國學者的到來，徹底改變了它的軌跡。1996年，時任美國碧波地、埃塞克斯博物館中國藝術文化部主任的白鈴安(Nancy Berliner)，在徽州考察時偶遇蔭餘堂。古老的牆體、精美的雕花、深深地吸引了她，這座古老院落命運的齒輪突然發生了改變，當白鈴安非常偶然的相遇了黃家後人，黃家人半開玩笑地問她，你想買下這個房子嗎？白鈴安在驚喜之餘，回到美國後便開始認真準備此事。

趕回黃村，向祖屋作了最後一次告別，轉身離去時，滿是不捨與釋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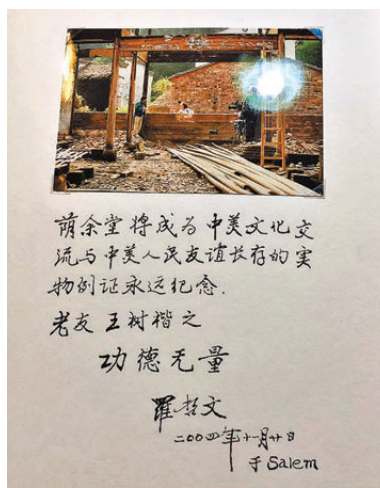
拆解工程歷時四個月，過程細緻到極致。徽州的老工匠們將整座老宅拆解為2萬餘件構件，包括2,735個木構件、972塊石片、9,000多塊磚瓦，大到樑柱樓板，小到門窗雕花、魚池石板、院牆基石，甚至屋內的傢具、生活用品、書信髮簪，全部逐一編號、拍照記錄，確保每一件構件都能精準復原。這些承載着家族記憶的舊物，連同老宅的一磚一瓦，被分裝進40個國際集裝箱，從上海出發，跨越太平洋，運往美國馬薩諸塞州塞勒姆市。

1998年2月，集裝箱抵達波士頓港口，構件被存入倉庫，一放就是五年。這五年間，中美兩國文物專家、建築師，來自安徽的非遺傳承人共同聯手，對照歷史資料與拆解紀錄，反覆研究復建方案，嚴格遵循文物修舊如舊的保護標準，力求1:1還原蔭餘堂的原始風貌，再現黃氏子孫最後居住時的生活場景。2003年6月，歷經七年籌備、六年復建，在中美兩方的共同努力下，蔭餘堂終於成功在美國碧波地、埃塞克斯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今天網絡上都說這次搬遷總耗資了1.2億美元，我認真地諮詢了當事人，他們回應這是一個錯誤的提法，實際經費遠遠小於這個數字。

如今，走進美國塞勒姆市的蔭餘堂，白牆黛瓦、馬頭牆翹角、天井光影，與兩百多年前的黃村老宅別無二致。木雕樑枋依舊精美，雕花門窗光影流轉，中堂匾額「蔭餘堂」依然如初，屋內陳設的老傢具、書信、算盤，靜靜訴說着黃家的過往。開放首日，排隊參觀的人數上萬，這座來自東方的古宅，成為美國文化藝術界的一段傳奇故事，被譽為「中美文化交流典範」。有位美國老人參觀後找到王樹楷先生說：蔭餘堂曾經是中國人的家，今天它也是美國人的家。

兩百年來，蔭餘堂是黃氏家族的根脈所在，承載着幾代人的煙火記憶；跨洋萬里，它成為中國建築文化的使者，向全世界展示着徽派建築的美學精髓與中國傳統「耕讀傳家」的文化內核。中國古建築保護的泰斗級學者羅哲文先生評價說：蔭餘堂將成為中美文化交流與中美人民友誼長存的實物例證，永遠紀念！

從安徽黃村到美國塞勒姆，從家族祖宅到文化地標，蔭餘堂的兩百年，讓我們看到一部中國清代徽商的興衰史，一部中國鄉村家族的傳承史，更是一部跨越國界的文化交流史。它今天靜靜佇立在大洋彼岸，一磚一瓦皆是中國人生活的趣味，一樑一柱皆是展現着中國的文化，讓世界透過一座老宅，一點點地來讀懂中國建築的溫度，讀懂東方文化的溫情與綿長。



蔭餘堂將成為中美文化交流與中美人民友誼長存的實物例證，永遠紀念。
老友王樹楷之
功德无量
羅哲文
2000年11月
于 Salem

● 羅哲文說：「蔭餘堂將成為中美文化交流與中美人民友誼長存的實物例證，永遠紀念！」
作者供圖

浮 城誌

● 楊 隱

家的感覺

己亥年正月初九，我再次搬了家。

新家面積100多平方米，臥室不大，但客廳大。我想，這樣設計是對的。畢竟一套房子，用得最多的就是客廳，親朋好友來串門，坐得最久的，也是客廳。而臥室只不過用來睡睡覺，書房用來寫寫文章，這些，大一點小一點，關係都不大。

窗戶是房子的眼睛。新家坐西向東，透過客廳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洪雅廣場的全貌，這是全市最大的廣場，綠樹成蔭，鳥兒鳴叫，給人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累了倦了，坐在客廳，透過窗玻璃看着人們在廣場上悠閒地散步，滿身的疲憊漸漸褪去，心慢慢靜怡下來。

透過主臥的窗玻璃，既可看到附近廣場的一角，還可看到「零食公社」，這是全縣最大的零食舖子，叫賣聲和吆喝聲勾人食慾。次臥室和書房的窗戶下面，是一條名叫「引青入城」的人工河流，河水從青衣江水引來，兩岸綠草青青，蝴蝶飛舞，流經窗外時恰好有一個堤壩口，嘩嘩的流水聲悅耳動聽。盛夏時節的晚上，此起彼伏的蛙鳴聲讓我想起了鄉村和田野，也想起了童年時鄉下的老家。

鄉下老家以茅草為主，兼了一間多瓦房，最大的印象就是「漏雨」。一到暴雨季節，母親總是拿着蓑衣、斗笠、盆子去放到屋裏

漏雨的地方及被子上面，聽着雨聲在盆子裏叮噠作響，童年的我第一次有了憂愁。後來生活有了改善，房子也做了部分維修，但漏雨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因為漏雨，一些衣物變得潮濕，一些食物變得發霉，有時半夜漏雨會把床鋪打濕一方，當然父母發現後總是把乾燥的地方給我們睡，自己去睡濕的地方。雨天我是喜歡的。一陣大雨過後，樹林裏會長蘆葦，溪溝裏會有小魚，田地的莊稼和花草都會蓬勃生長，空氣也會格外清新。因為漏雨的緣故，我卻對雨水產生了畏懼的情緒。

後來，當我參加工作進了城，第一反應就是今後不用再住漏雨的房屋了。

參加工作後單位分給居住的房子，只有大小之分，沒有漏水之慮。當然，也有出乎意料的時候。在天全工作時，住在縣林業局宿舍7樓。7樓是頂樓，由於防水處理的問題，書房的牆壁開始「滲水」，從樓頂蓄水池順着牆壁滲下的雨水浸濕了幾位著名作家送給我的簽名書，其中以魏巍題籤的《人民作家人民愛——魏巍的故事及對他的評說》為甚。為此我用電爐烤、電吹風吹，太陽曬，忙碌了很久才能勉強翻開。

家是居住的場所，大也好，小也罷，第一要務就是不能漏雨；其次要有溫馨的氛圍，也許這就是家的感覺。